

华章留诗美*

——读沈祖棻、程千帆先生新诗

陆耀东

沈祖棻先生、程千帆先生是我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时敬重的老师。他们最初写新诗,是在20年代末,开始产生较大影响,是30年代前期。当时,南京国立中央大学、金陵大学等校的几位青年诗人汪铭竹、程千帆、孙望、常任侠、艾珂、滕刚、章铁昭、绛燕等先生于1934年9月组织了土星笔会,创办了同人刊物新诗半月刊《诗帆》。这杂志共出版了17期(第3卷6期稿件和程先生的新诗集《三问》书稿交印刷厂付印时,正值战火波及而下落不明)。它既无创刊弁言,也无休刊致语,但从“土星笔会”的取名,也可推知其诗风。大家知道,法国象征派先驱魏尔伦的第一本诗集名为《土星人诗集》,在卷首诗中引述了古时智者的说法:每人在诞生时均有一颗星作为征兆,而在土星征兆之下降生者定要经受不幸和烦恼,他的这本诗集就是表现世上“土星人”的不幸和烦恼的。“土星笔会”成员的诗,确实是表现不幸和烦恼,不过,这不只是个人的,同时也是时代和社会的,也是属于人民的。至于艺术方法,正如鲁迅在论及文学社团时所说:“文学团体不是豆荚,包含在里面的,始终都是豆。大约集成时已各个不同,后来更各有种种的变化。”^①沈先生的诗,与《诗帆》其他诗人的作品比较,所用手法有些很不相同。

沈先生极富诗才,她的词,汪东先生赞叹:“千年无此作矣”;章士钊先生说它“词流又见步清真”,认为它与周邦彦词风相近;沈尹默、刘永济、夏承焘、施蛰存诸先生交口称许沈先生才妙情深辞繁。她的新诗,与词一样精美。发表时均署绛燕、紫曼、苏珂等笔名。1941年她出版了一本新诗集《微波辞》。她的集外诗这里收集到35首,尚有部分未曾觅得。论数量并不算多,但佳构不少。在中国新诗史上,她与林徽音女士的诗,堪称双璧。她们二人,诗风相近,而且都以写爱情诗见长,又在民族战争的烽火中,为祖国而歌。从这我记起徐仲年先生在《微波辞·序》中引谢灵运、杜牧诸家诗说明沈先生“各诗的精神”。其实这未能道出诗人用以名集的真义。《微波辞》这一书名,是出自曹植的《洛神赋》:“无良媒以接欢兮,托微波而通辞”(《文选》卷十九)《洛神赋》旧说甚多,有一种是说此赋与屈原《离骚》相同,即借美人香草以表对国家人民的爱。沈先生诗集中有爱情诗,又有抗战诗,所以取了这个名字。

是的,书名未必能将诗集中的所有作品涵盖。沈先生的诗,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内容,直接抒写抗日战争的有十几首,《五长年》不满于“和平的风吹冷战垒的残烟”,欢呼“八·一三”的炮声轰鸣,正义的炬火闪亮;《芦沟桥》向为抗日“发出第一声怒吼”而牺牲的英魂致以深深的哀思和敬意;《空军颂》、《克复兰封》、《冲锋》表现了中国空军和陆军胜利战斗的英姿;《故事》、《夜警》、《忆江南》或直接或间接显示了民族敌人的残暴,《期待》在对爱人的期待中,留

* 此文系《沈祖棻、程千帆新诗集·前言》,本刊发表时有删节。新诗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下了战争风云的投影。这些诗不仅有刚阳之气，有爱国激情，有必胜信念，而且艺术上不乏诗意。《克复兰封》、《冲锋》都是写我军向日军阵地进击，但所取角度、构思、音乐节奏各异，前者反映我军前仆后继地与敌人血战，后者着重展示我军的雄豪和对敌人的蔑视；前者节奏凝重，后者较为轻扬。《故事》、《忆江南》都抒写对沦陷了的故土的思念，对侵略者制造恐怖的愤恨，但前者从老祖母的故事引出现实更可怕的故事，两条线索交织，后者从眼前春天想到江南今日噩梦，是空间的横向联想。沈先生的这些诗，有的较中国诗歌会成员的同类诗，还要略胜一筹。

沈先生有一部分诗，主要是抒写人生哲理，《问西湖》提出十个问题，实则是感叹大自然永存，而人世多变，有点象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。《我所要的》袒露了个人心志，神往热情、光明、歌声、花香，虽然得到的是“幻灭的悲哀，绝望的痛伤”，“仍抱着单纯的理想，坚强的信仰”。这是何等的执着，何等的韧性！《劝与回答》中的抒情主人公，于黑暗中发现微光，于冷酷中觅取温热，于虚伪中寻找真诚，最后，友人表示“将以另一种眼光——重新去观察这种神秘的世界”。诗中贯串着积极的人生态度。《一颗无名的小草》与其说是为无名的小草鸣不平，给无名的小草以温馨的同情，不如说是赞美无名的小草。我从沈先生才华超人而又默默地生活着的一生，悟知了这诗的奥秘。

文学史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作家往往只是擅长于写某一类或几类题材，而没有万能的神人。即使象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，每人又留下了千余首诗，也不是涉及各种题材。即使涉及，也并不都能充分表现其艺术天才。沈先生的诗，最富艺术魅力的还是抒写爱情的篇章，如《给碧蒂》、《病榻》、《泛舟行》、《来》、《你的梦》、《忧郁》、《风雨夕》、《航海吟》、《炉火》、《过客》、《别》、《一朵白云》、《想》等，都是上品。这些诗，每一首都有一个新的艺术世界，它的诗情，使你沐浴真诚的温泉，使你尝到亲密的甜意，使你获得意外的美的享受，使你不禁击节赞叹，使你久久不能忘怀。《给碧蒂》几乎每一节都有形象的比喻：

是春风里掠过的燕子吗？

是海风里远举的轻帆吗？

你是飘然而来，又飘然而去。

这比喻，似空谷足音，似羚羊挂角；不实不虚，不近不远，留下广阔的艺术空间，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去想象，去神会，去补充，去再创造。《来》则与此迥异，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细微的动作，一件又一件细微的事情，一句又一句体贴的话语，来表达对爱人的无限柔情蜜意。诗以“我”对“你”的轻轻细语写成。“你”长途跋涉归来，“我”先是问“你”的病，然后亲自为之安排柔软的被褥，注意不厚也不薄；问“你”枕头要高还是低，或是要在“我”的臂上休息；如果冷，“我”就打开窗帘，让太阳晒到床上；如果热，就给“你”放下窗帘；如果要心情轻快，就给插上鲜花；如果想幽静些，就给焚上香；继而写“我”希望“你”睡得安稳，担心秋虫、落叶打扰了“你”；还想到怎样安排好饮食，最使“你”惬意。“我”想的，说的，做的，都是平常语，平常事，但感情亲切之至，细微之至，温馨之至；看似平常实则不平常，分量很重很重。

《病榻》、《泛舟行》篇未骤出诗趣。前者写“我”患小病，“你”来慰问，房间的一切都是温柔的，枕边的私语是低低的，诗最后一节写道：

你的声音放得更低，更低，

听不清，什么？一个吻吗？

亲爱的，可以，但是要轻轻地。

有一点情节的波澜，增加了几分诗情诗趣。

沈先生的不少爱情诗，是借梦来表现。这大概是梦便于驰骋艺术的想象，可以使一些相去甚远的事物之间发生紧密联系，又往往使一些特殊的事物“构成一种情境”，“并把一个观念‘戏剧化’”，它“具有新创的能力”，“它对于柔情的细微差别和热烈的感情极为敏锐的感应，而且迅速地把我们内心的生活塑造为外界的形象”（弗洛伊德《释梦》）；此外，它还便于抒写那种复杂的朦胧的意境、意象和诗情。沈先生的《你的梦》共二节，第一节用了四个比喻形容“你”的梦，第二节进一步将梦比作白鸽掉下的一根羽毛，秋晚树上落下的一片木叶，花瓣上泻下的露水，绣枕畔遗下的发丝，最后是：

你的梦轻轻地，

坠入我的梦里。

这暗示，你在相思，“我”也在相思；你在作梦，“我”也在作梦，心心相印，梦也相同。诗人并未正面实写梦，而余韵无穷。《风雨夕》写“我”的心在寒冷的风雨夜找不到借宿的人家，不知你在作梦没有，“我”的眼泪将“我”梦中的你弄模糊了。表现了“我”对你的深深的思念。《炉火》写“我”梦见在寒夜里不停地添着红煤，“你”为“我”叙说美丽的故事。这时“我”醒来了，更想到“你”在那积雪的高原上感到冷吗？如果“你”想到“我”、想到“我”的梦，那“你”也会感到温暖的。《过客》也是写梦，写“我”对“你”的思念和爱恋。

沈先生抒写的爱情，既有中国传统道德所崇尚的忠贞专一的特色，又有现代女性意识的烙印。最典型的要算《别》，第一节说“我”象浮萍一般地飘来，象清风一样地离开，第二节诗说：

你爱想起我就想起我，

你爱忘了我就忘了我，

象想起一颗夏夜的星；

象忘了一个春天的梦。

这是非常尊重自己情感也尊重对方情感的一种表现形式，虽然可以作多种解释，我以为主要意思是：如果你还爱“我”，那你就永存着希望；如果你已忘了“我”，那就让它象春梦一般消逝吧。关于抒情主人公自己，那是很珍贵这一段情的。与这诗异曲同工的还有《一朵白云》。诗的前二节用白云烘托“我们的相逢”，用易消失的虹，烘托“我们的离别”，后二节说，如果你能忘记，就轻轻地“抹去我的影子”，

倘使你不能将我忘记，

你就在那星夜的梦里，

留下一点淡淡的相思；

低低地唤着我的名字。

显然，“我”仍然希望“你”不忘记“我”。没有埋怨，没有强求，给予读者是一丝温馨的柔情。

沈先生的新诗，是一个多彩的大千世界。她之所以能臻此境地，原因很多，其中之一是从中国古代精美的诗词中汲取营养，晚唐诗和宋词的熏香尤为突出。这里只谈一点，就是重意境美。沈先生新诗中的上品，既有象《病榻》那样类似工笔画的作品，而更多的是象水墨写意画，但不管那一种，都有诗的意境在。《你的梦》没有一句诗写“我”和“你”的情，但它正如《沧浪诗话》对一种诗的称赞：“其妙处透彻玲珑，不可凑泊，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月，镜中之象，言有尽而意无穷。”这诗用一系列似明似暗的意象构建成“你”的朦胧而又美丽的梦境，而这梦境坠入“我”梦里，意境又多了一种动态，多了一个层次，其诗意更浓，更耐人寻味。《月夜的投赠》和《你的梦》都是表现一对离别的恋人的心心相印，后者是“你”的梦坠入“我”的梦里，前者则表现“我”在月夜将“我”的梦投入“你”的凝想里，但它在表现二人的感情方面有着很大差异：“你”爱水，“我”却爱月光，二人所爱不尽相同；而今夜月光如水，“我”的床似乎变成了水上的小船；“我”愿将无声的语言，化作梦投入“你”的凝想里，言外之意是：“我”和“你”现已情投意合，“我”爱上了“你”喜欢的东西，“我”愿将“你”想望的爱给“你”。

沈先生着意追求诗美，在诗的语言方面以精美自然为理想境界。他将口语、古代书面语言和外语语法结构的某些成分熔铸成诗的语言。关于这一问题，学术界观点不一，有的认为愈是口语化愈妙，有的以雅为美，有的赞外来语的神奇。我觉得不可一概而论，作为诗，主要应视其对表达诗意所起的作用如何，它和艺术整体的和谐程度而定。沈先生的新诗语言，不过俗也不过雅，试举《航海吟》最后一节为例：

什么是我的临别的言语呢？

我将微笑地祝福你的远行。

但是让我为你讲一个望夫石的故事，

或者告诉你秋海棠是怎样生出来的。

我对于做梦或许是太年轻了，

但是对于离别却又嫌太年轻。

不过我懂得要怎样地忍耐，

人类历史已经过了几千年；

我将计算着年年的潮信，

直到你的船舶从海外归来。

告诉你，你真的去航海吧！

一、二行背后的意思是，“我”不勉强你，相反，“我”赞同“你”去。三、四行各寓一个故事，望夫石的故事人所共知，不需赘述；秋海棠则大概是说贴梗海棠，其花紧贴于枝干之上暗示二人不可分离。五、六行是说，“我”做梦太久太多，而对离别经历很少。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这五行表示：“我”将永远等待“你”的归来，“你”放心远行吧。不俗不雅，较为含蓄委婉。沈先生的部分诗，大胆使用古代书面词语，如《五长年》中的“战垒”、“残烟”、“香尘”、“垂涕”、“岁暮”、“暗隅”、“投梭而起”等，作者似信手拈来，在诗中浑然一体，这也应该肯定。

程千帆先生是《诗帆》的主将之一。《诗帆》同人共九位在本刊上发表诗计194首，其中诗作最多的四位是：汪铭竹先生60首，程千帆先生45首，孙望先生23首，常任侠先生21首。程先生居第二位。

在现代中国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成绩卓著的学者同时又是新诗作者大有人在，除程先生外，还有胡适、郭沫若、俞平伯、郑振铎、郭绍虞、鲁迅、周作人、冯至、闻一多、钱杏邨、林庚等。冯至先生的《十四行集》和程先生、林庚先生的新诗，既蒙中国唐宋诗的遗泽，又取西方现代派诗的手法。如果说，《十四行集》主要受外国诗歌影响，那么，程、林二先生的诗主要是从中国古诗词中汲取营养，但程先生的诗与林先生的有重要区别，林先生的不少诗，是从中国古代诗词中某一片断化出，程先生诗几乎没有这种情形。

这里，有必要澄清两种误解：一是有的论者将现代派诗与中国古代诗视为水火不相容。其实，中外文学很有些相通之处，德国布莱希特的现代派戏剧，美国本世纪初期的意象派诗歌，其艺术来源之一就是中国的戏曲和古诗。这事实本身，就是对“对立说”的否定。将它们对立起来，不利于文学创作的百花齐放，也妨碍文学评论和研究工作的开展。误解之二是将现代派视为与政治、与革命的对立物。如果可以把象征派也纳入现代派的范畴的话，法国象征派的四位前驱中有三位参加或拥护巴黎公社起义，波特莱尔拿起武器投入，魏尔伦任公社新闻处主任，兰波起草了《共产主义组建方案》。我国的现代派诗人，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进步的，反帝反封建的。程千帆先生也许还不是中国现代典型的现代派诗人，但他的诗风与之相近。他的诗中，抒写抗日爱国情的篇章艺术质量较高。《鼓楼》预见“太阳旗挂在眼前了”，敲响了警钟。《吴松早春》愤慨于有人忘记了当年的“一二八”抗战，而诗人心中矗立着烈士的丰碑。《五千年》使我想起了闻一多的爱国名篇《一个观念》、《祈祷》、《一句话》与《发现》、《死水》，前三首盛赞中国五千多年的光辉，后二首失望于当时的中国似“一沟绝望的死水”。程先生的《五千年》虽然也称颂祖国五千年的美丽，但更切盼她变得年轻，否则，时不我待：

可再没

装饰你那么长的五千年，
那么长的，给你年轻年轻。

紧迫感和危机感扑面而来，这是真的爱国者的心声。《夜袭》有声有色地表现了我军夜袭敌军胜利归来，这在数以万计的抗战诗中也是很有特色的一首：

无数的触角伸向夜之边缘，
今晚的世界是我们的，
天也是属于我们的，
没有月光，不许霎眼一粒星子。

.....

今夜的猎获物是
丰富得超出记忆的。

一阵鬼脸，一阵哄笑。
一阵无情的恣意；
又有欢送的乐声了；
晨光下，一阵无目标的炮火。

同类题材的诗，我记得有陈雨门的《夜袭》和柳倩的《突击》。陈雨门这首诗表现我军大规模夜袭，气势恢宏，颇有诗意，柳倩的《突击》，节奏感强。程先生这首诗，生动，富诗情诗趣，于紧张中见轻松，于严肃中寓揶揄，情节上有波澜。

此外，还有《一个“皇军”的墓铭》也有艺术独创性。诗前面大半写一个普通日本兵死在中国战场上，最后写道：

或许有一个怜悯的会晤， 你和你那卧轨的妻。

篇末出新意，耐人寻味。程先生这一方面诗章，无一粗制。

程先生善于用揶揄手法暴露假、丑、恶现象，《伽兰寺》、《圣女》、《郁金香》均为出色之作。《伽兰寺》是佛教寺院烟花三月的浮世绘，隐含讥刺：

蛇样的身腰多着哪！ 长明灯则情欲的眼，
楹柱自己觉着轻飘； 看不厌时新的装束。

这是真实的写照，但也是尖锐深刻的讽刺。《圣女》通过对一个修女或者可以说是尼僧的抒写，表现了宗教对于人的心灵的重压和偶尔突破这重压的战慄，诗的前三节主要从旁观者的角度着墨，读后已感觉到残酷，而末二节主要从“圣女”的感觉出发表现，更见显示灵魂之深。最后一行“像作了一个恶梦，又醒了。阿门！”半含怜悯、同情，半含幽默、讽刺。《郁金香》中那位昔日郡主，今日白俄舞女，诗人对她也略施揶揄。

程先生的新诗，吟咏爱情的甚多，有的现代派韵味较浓，有的主要倾向现实主义，我最喜爱的是《二月》、《病榻的私语》、《三问》、《重来》、《春之羽》、《古城路》、《圈》、《园中记事》、《悬记》等。《二月》是一首热情的求婚诗，将二人的名字化作形象置于诗中，颇为巧妙。《病榻的私语》既象自己对自己的私语，也象爱人对心上的人儿说话；“情爱对于穷人也是奢侈的物事”，是警言妙语；对这里的“穷人”二字是不可以皮相地机械地理解的。《三问》大概是作者最感兴趣的诗篇之一，因曾将一个诗集以此命名。它以构思新颖迷人，以节奏的多变动人。第一节写昔日的缠绵情，第二节叙二人的一次冲突，第三节记“密誓”，三部曲相当完整地地表

现了爱情之路的风光。《重来》是一首十四行诗，采取四三三四的分段形式，首尾呼应，二节转，四节合，与一般的十四行有些不同。但情调和内在节奏较美。《春之羽》咏春已是一个古老的题目，但此诗就落下的一翎写意，较别致。《台城路》第三节写道：

北湖里泥土的龟裂，
风情早被炉火烧枯。

言在此而意在彼，实写心情。从第二节写失去胭脂与口红之笑语过渡到这一节，跳跃性大。《圈》开始略嫌生硬，后半出现佳境。《园中记事》那气氛，那情调，很有诗意。《悬记》以情趣胜。《水》意境完美。这些诗中的情不以浓见长，而以深显出美。

程先生的部分诗现代派因素较多的，也给人以“朦胧恍惚，骤难了解的”印象，但尚未达到卞之琳先生《距离的组织》那种程度。朱自清先生在《新诗杂话·解诗》中说卞先生的“这篇诗是零乱的诗境，可又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，将时间空间的远距离用联想组织在短短的午梦和小小的篇幅里。这是一种解放，一种自由，同时又是一种情思的操练，是艺术给我们的。”这不仅表现了现实主义诗人兼评论家朱先生的宽宏，也反映了他的精到之见。我且试举程先生的《绣枕》为例：

扔在床角的是黯然的绣枕——	故事：五月里南方的窗户下，
前朝的史迹。黯然的，可不是	是谁？沉思的手指续着沉思：
还是那古旧又新鲜的恋情？	“可不知道他爱什么样的花？”
橙色的花枝，每一枝有一枝	

才教怪！季候一般地转着着车轮， 忘不了却是那白睡莲的长夏。

这诗的第一、二节之间的连络略去，以致读者一时很难辨别第一节所写的绣枕，是抒情主人公亲眼见到而生的联想，还是梦境？仔细体味，特别是“才教怪”这一转折，才知是后者。《病榻的第二节与一、三节的关系也与此相类似。至于诗行之间的连络，有时也采“省略法”，如《三问》：

在山路边拾得的那只歌，
它还能告诉我，在那一天，
你忘了的，小林下的缠绵。
你倒吝惜你的不可捉摸吗？

三、四行之间是一个跳跃，意思是：那一天你流露了缠绵之情，但你对我的态度，我仍感到不可捉摸；现在，你为什么不再次缠绵呢？这种省略法，不仅外国现代派诗常用，中国古诗也不罕见，李贺的许多诗就是明证。

程先生的新诗艺术上大体上有两种，一种是受中国古诗影响较大，一种主要采外国现代派诗的表现法，两种诗各有所长，就整体而言，前一类艺术成就更高一些。

中外文学历史告诉我们：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存在于它自身，评论、研究不会增加或减弱作品的生命力，因此，我希望读者步入沈先生和程先生作品的艺术之宫中去欣赏，用自己的艺术触角去探寻。

注 释：

① 鲁迅：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小说二集序》。

（本文责任编辑 张炳煌）